



谢觉哉诗中的公仆情怀

张大伟



谢觉哉

勤勉为官： “铁样胸怀绵样肠”

谢觉哉生于湖南宁乡。1900年，16岁的他家中遭受重大不幸，母亲、两个姐姐都被病魔夺去生命。1905年，他虽然考中晚清的秀才，但在耳闻目睹黎民百姓的水深火热后，毅然决心与封建统治者决裂。在一首《诗丐》中，他对社会不平提出大胆的质问：“未必生来是野流，却持竹杖遍村游。……从此不食嗟来食，村犬为何吠不休？”在瑞金，他和毛泽东一起为沙洲坝人民挖井找水，成为几十年来广为传颂的美谈。在长征中，他为一名给自己伺马的马夫写诗：“革命如斯道路长，力枯难更走边荒。穷人一颗心如铁，地北天南尽老乡。”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当夜，他为了不惊扰民众，和徐特立两人一起露宿镇外麦田：“露天麦土覆棉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暖夜，天明始觉满身霜。”在抗日战争中，他为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欣欣向荣的景象表示由衷赞美：

“晨兴四寂静，独自步林阿；烟直缘风定，枝垂是露多。树头惊宿鸟，树底听流波；更有人行早，铃驮队队过。”抗战结束后，他为国统区民不聊生的惨状黯然神伤：“米肉盐棉贵，税捐租息高。刚将火烛送，又听虎狼嚎。兵燹万人泪，偷扒一角豪。天涯吾父老，猿鹤念征袍。”在1949到1950年的大水灾中，他作为内务部长提出“不许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并为筹措资金多方奔走。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他住院36天，口述诗词20首。其中一首《易于流泪》写道：“老来为什偏多感，铁样胸怀绵样肠。”他一颗火热的心始终和人民在一起。人民欢乐，这颗心在欢笑；人民受难，这颗心在哭泣。

公正为官： “一念之忽差毫厘”

谢觉哉走上革命道路后，凸显出在写文章办报方面的卓越才华，在党内以“谢胡子”著称。他先后主编了《湖南通俗报》《湖南民报》《红旗》和《上海报》等，并最早用法律武器同敌人展开斗争。1926年，他用王昌龄原韵而变其意，讽刺吴佩孚：“白日青天尽倒吴，炮声送客火车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雄心在酒壶。”谢觉哉是革命司法制度的创建人之一，早在大革命的湖南和中央苏区，就起草过《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等法令条例。在这些法规条

例中，体现了他处处为人民的司法理念。他坚持走群众路线，以求做到“案案公正准确”。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在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经常提倡审判人员多看戏曲《胭脂》《十五贯》：“一念之忽差毫厘，毫厘之差谬千里。《胭脂》一剧胜神针，启智纠偏观者喜。”为了公正为官，谢觉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在湘鄂西苏区任湘鄂省委秘书长时，他和“左”倾教条主义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延安，他和林伯渠一起成立怀安诗社，在《解放日报》上开辟专栏“一得书”，热情宣传“实事求是”精神，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尽管当时已经年届六旬，但他仍认真学习哲学辩证法，而且很有心得：“神奇本自出平凡，变化原从不易来。情况了然斯不惧，放心去做可无灾。繁荣枝叶先培本，利用艰难始见才。又是一番新气象，运筹定计会重开。”

廉洁为官： “敞开心肺给人看”

谢觉哉生活十分俭朴，从不吸烟喝酒，在中央苏区期间就常常把每月发的五元津贴省下来资助家庭生活困难的群众。在长征路上，他和王定国结为伴侣。

他在新中国担任内务部长后，在湖南老家务农的一些子女、亲属希望他帮忙在北京找个工作。对此，谢觉哉一概拒绝，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

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与之相比，他特别怀念牺牲的战友，为何叔衡、毛泽民、陈潭秋等烈士写下情深意真的悼念诗词。他多方探求、走访、慰问烈士的父母、遗孀和后人，留下许多感人的故事。1962年，他在视察湖南时有老战友烈士的亲属从乡下来访，但却两次被警卫人员阻拦。谢觉哉事后得知深感歉疚，写诗道：“政情民隐应常通，咫尺间如隔一城。安得浮云都扫尽，长安虽远若门庭。”

谢觉哉从年轻时起就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几十年从未中断，形成认真对待工作和生活的作风。当年好友何叔衡在长沙码头秘密坐船赴上海参加“一大”时，谢觉哉就在当天日记中留下了珍贵的记录。除了日记，他的一千余首诗作同样具有史料文献和思想教育价值。在六十岁那年，他勉励自己“匆匆六十年，华发压双肩。未肯容颜老，犹争意象鲜”。在晚年身染重病时，他从容不迫、泰然自若：“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在长期卧病在床时，他还教育子女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向人民群众请教：“潜心马列分真伪，靛面工农尽有师。后乐先忧宜立志，大关小故要深思。”

纵观谢老的一生，他的确把自己当成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老馆”，无论遇到何种艰难困苦，始终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从来没有畏惧过、退却过。

据《学习时报》

鲁迅的惜书情结

鲁迅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他从少年起就节衣缩食购置了不少书。成年后，读书、购书、借书、抄书、修书，一直是他极大的乐趣。他因为爱书惜书，看书前常常是先洗手，有时不小心弄脏了书就小心翼翼地洗干净。在鲁迅的生活内容里，书籍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用“爱书如命”来形容也毫不夸张。

鲁迅常给朋友寄书，朋友也会给鲁迅寄书。鲁迅寄书时总是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用牛皮纸包好，再用柔软的细绳捆结实，生怕书籍受损。有时还叮嘱朋友包书时一定要在外面用细软绳捆好，以免纸包易破而殃及书籍，因为这样的事情，鲁迅曾遇到过几次，为此十分痛惜。

鲁迅一生购书藏书万余册，其中不少是旧书。有些“众里寻她千百度”淘来的古籍已破旧不堪，而

鲁迅依然倍加爱惜。在鲁迅博物馆里，陈列着一盒修书的工具，那是一些简单的划线仪器，几根钢针，一团丝线，几块砂纸以及两块磨书用的石头。鲁迅就是用这些极其平常的东西，来精心修补那些淘来的破损古籍。许寿裳（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传记作家）曾不止一次地赞赏鲁迅修书的功夫：“关于线装书，内容缺页的，他能够抄补；有破烂的，也能够拆散，修理，重装完好；书头污秽的，能用石头把它磨干净……”

在许寿裳看来，鲁迅的修书水平不亚于专业的修书人，或者说，专业的修书人也不过如此。

鲁迅“珍惜字纸”，爱书惜书的情结已深入到骨子里，这是一种对书籍的敬重，更是对文化的一种敬畏之心。

张雨 据《人民政协报》

赵朴初的聪慧

赵朴初是安徽太湖县人，父亲赵恩彤曾任过县吏和塾师，生性敦厚，与人为善。母亲信佛，门前的水塘是她的放生池，里面放养着不少她买来的龟鳖。在这种家庭氛围中，赵朴初从小就养成了仁慈好善的品性。

1914年夏日的一天，7岁的赵朴初看到一只蜻蜓在蜘蛛网里挣扎，十分痛苦的样子。不一会儿，蜻蜓被越缠越紧，渐渐就不能动弹。赵朴初顿生怜悯之心，他转身到厨房找来一根长竹竿，把蜘蛛网耐心地挑开，将蜻蜓救出。母亲远远地看到了这一切，非常高兴。

第二天，母亲带赵朴初去寺庙烧香。佛事结束后，母亲与师父闲谈。此时，年幼的赵朴初对佛堂上大大小小的对联十分感兴趣，东看看西瞅瞅，还时不时地念出了声。师父看到了这一幕，有些惊讶。赵

朴初母亲说儿子自小就爱读书，现在已经会对对子了。师父听了，不太相信，这么小的孩子能对对子？师父随手一指庙中的火神殿，出了一句上联：“火神殿火神菩萨管人间灾祸”。赵朴初一听，抬头看到了观音大佛，想了想，灵感马上出来了，他脱口而出：“观音阁观音大佛保佑黎民平安”。师父一听，啧啧称赞，笑着对赵朴初母亲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果不其然，赵朴初后来成为蜚声中外的国务活动家、德高望重的佛学家。同时还是联坛巨擘，他的楹联作品，或气魄宏大，或意味隽永、或深沉警策、或清新洒脱，无一不精妙，堪称当代联苑之上品，久为各界所推崇。现在国内很多有名的寺庙均有赵朴初先生创作甚至亲书的楹联，给寺庙增色不少。

顾燕 据《人民政协报》